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王振用事

宣宗宣德十年春正月甲戌帝崩于乾清宮時皇太子方九歲即皇帝位詔以明年為正統元年　秋七月命司禮太監王振偕文武大臣閱武于將臺振矯旨以隆慶右衛指揮僉事紀廣為都督僉事振山西大同人初

侍上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寵信之呼為先生而不名振遂擅作威福時輔臣方議開經筵而振乃導上閲武將臺臺在朝陽門外近郊集京營及諸衛武職試騎射殿最之紀廣者常以衛卒守居庸往投振門大見親暱遂奏廣第一超擢之宦官專政自此始太皇太后張氏嘗御便殿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上東立太皇太后顧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者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不可

行也上受命有頃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頸英宗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豈知此輩禍人家國我聽皇帝暨諸大臣貸振此後不可令干國事也

英宗正統元年冬十月上閲武于將臺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騎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上大喜撤上尊賜之觀者皆曰往年王太監閲

武紀廣驟陞今天子自來顧一杯酒耶然竟無殊擢

四年冬十月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丞故楊溥鄉里僉事又士奇鄉里也溥怨謨論死士奇欲坐謨因公殺人爭議不決請裁太后振曰二人皆挾鄉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輕因對品降調太后從之降謨同知振言既售自是漸攙朝事

五年春二月命侍講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内閣機務先是王振語楊士奇曰朝廷事賴三位老先生然三

公亦高年倦勤矣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安得為此言吾輩老無能効力當以人事君耳振喜越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因尤榮榮曰彼厭吾輩吾輩縱自立彼容能已乎一旦内中出片紙命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人竟是我輩人何傷也士奇是其言

六年夏四月太監王振矯旨以工部郎中王佑為工部右侍郎振既弄權佑以諂媚超擢與兵部侍郎徐晞極

意逢迎之佑貌美而無鬚善伺候振顔色一日振問曰王侍郎何無鬚對曰老爺所無兒安敢有聞者鄙之五月兵科給事中王永和劾掌錦衣衛事指揮馬順怙寵驕恣欺罔不法不報順王振黨也　八月召山東提學僉事薛瑄為大理寺左少卿初王振問楊士奇曰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有是召至京朝見不謁振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二楊為謝振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至閣下令致己意且言振素問之賢至朝房

與瑄言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一人獨立振知其為瑄也先揖之且告罪然自是益深銜之　十月三殿工成宴百官故事宦者雖寵不得預王庭宴是日上使人視王先生何為振方大怒曰周公輔成王我獨不可一坐乎使以聞上為慼然乃命東華開中門聽振出入振至問故曰詔命也至門外百官皆望風拜振悅　械户部尚書劉中敷侍郎陳

璽陳瑺于長安門時以京城乏草御用牛馬欲分牧民間言官劾其紊制王振命械之閱十六日得釋以侍郎王佐署部事

七年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初宣宗崩上冲年踐阼事皆白太后然後行委用三楊政歸臺閣每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施行何事具以聞或王振自斷不付閣議者必立召振責之太后既崩振益無所憚矣　太監王振盜去太祖禁內臣碑洪武中太祖鑒前代宦官

之失置鐵碑高三尺上鑄内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在
宮門内宣德時尚存至振去之 十二月太監王振矯
旨以徐晞為兵部尚書時振權日重晞以諂見擢于是
府部院諸大臣及百執事在外方面俱攫金進見每當
朝覲日進見者以百金為恒千金者始得醉飽出由是
競趨苞苴乃被容接都御史陳鎰王文俱跪門俯首焉
振姪千户山為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尋命侍經筵
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求直言初張太后既

崩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時楊榮先卒楊士奇以子稷故堅卧不出惟楊溥在朝年老勢孤繼登庸者悉皆委靡于是大權悉歸振矣侍講劉球上言十事勤聖學以正心德親政務以總乾綱別賢否以清正士選禮臣以隆祀典嚴考核以篤吏治慎刑罰以彰憲典罷營作以蘇民勞定法守以杜下移息兵威以重民命修武備以防外患疏入下獄初王振憾球阻麓川之師錦衣指揮

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用事公卿率趨謁球獨不為禮德清銜之會球疏上乃激振曰公知之乎劉侍讀疏之三章益詆公也振怒欲置之死會編修董璘自陳願為太常而球疏有太常不可用道士宜易儒臣語乃逮璘及球俱下獄振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夕五更順獨攜一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不免大呼曰死訴太祖太宗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倒之曰如此無

禮逆支解之衆以蒲埋衛後隙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
尋得釋客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子釪鉞求屍僅得一
臂乃以血裙瘞馬小校盧氏人故與耿九疇鄰一日見
九疇視其瘠不類平時曰汝得無疾乎校具以實告且
曰馬順將舉事客語我曰今夕有事汝當早來至則使
懐刃相隨迫于勢不得不爾比聞劉公忠吾儕小人死
有餘罪矣因慟哭死未幾馬順子亦死死時捽順髮拳
且蹴之曰老賊令爾異日禍踰我我劉球也　太監王

振陷大理寺少卿薛瑄下錦衣獄誣死罪瑄素不為振屈振銜之會有武吏病死其妾有色振姪王山欲奪之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其夫都御史王文究問已誣服瑄辯其冤屢駁還之王文諂事振諧之嗾御史劾瑄受賄故出人罪廷鞫竟坐瑄死下獄瑄怡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在獄讀易以自娛初瑄既論死子淳等三人請一人代死二人戍贖父罪不許將決王振老僕泣于爨下振問之曰薛少卿不免是以泣曰何以知之曰

鄉人也因述其平生振少解會侍郎王偉申救之得免死除名放歸田里　南京國子監祭酒陳敬宗考績至京振素慕敬宗名欲致之門下適南畿巡撫周忱亦在京師謁振知忱與敬宗同年語之意忱詣敬宗達之敬宗曰為人師表而求謁中官可乎忱乃謂振曰陳祭酒善書法以求書為名先之禮幣彼將謁謝矣振然之乃遺金綺求書程子四箴敬宗為書之而返其幣竟不往見敬宗為祭酒十八年不遷　秋八月王振枷祭酒李

時勉于國子監門尋釋之王振嘗詣監衙時勉無加禮
令人廉其事無所得彝倫堂有古樹故許衡所植也時
勉嫌其陰翳妨諸生班列稍命伐其旁枝振遂誣以伐
官木私家用矯旨令荷校肆諸成均時為三械與司業
趙琬掌饌金鑑同校時勉校特重而竅隘鑑請易之時
勉不可監生石大用乞以身代號泣奔走闕下上疏求
解者數千人會昌伯孫繼宗言于孫太后太后為上言
之始知振所為也命立釋之　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

誹謗語錦衣衛鞫之得實詔磔于市仍令内官出觀乃知誹謗者許振惡也

九年秋七月駙馬都尉石璟詈家閹呂寶太監王振惡之下錦衣獄　冬十月下監察御史李儼錦衣獄時儼監收光禄寺祭物值太監王振不跪遂得罪戍鐵嶺衛

十年春正月錦衣衛卒王永陰揭王振罪于通逵匿其名邏校緝得之詔即磔于市不覆奏　秋七月霸州知州張需下錦衣獄需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

有牧馬官擾民需置于法牧馬官以譖太監王振遂被
逮箠楚幾死謫戍邊併坐鐸私舉下于理
十一年春正月賜司禮太監王振白金寶楮綵幣諸物
振姪林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振勅曰朕惟旌德報功
帝王大典忠臣報國臣子至情爾振性資忠孝度量弘
深昔皇曾祖時特用內臣選拔事我皇祖教以詩書玉
成令器眷愛既隆勤誠彌篤肆我皇考以爾先帝所重
簡朕左右朕自在春宮至登大位幾二十年爾夙夜在

側寢食弗遑保護賛輔克盡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實至
玆特勑賞擢爾後官詩云無德不報書曰謹終如始朕
朝夕念勞爾其體至意焉　三月降巡撫山西河南兵
部侍郎于謙為大理寺左少卿仍巡撫謙撫梁晉十餘
年懼盈满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王振方用事謙
每入京未嘗持一物交當路又御史有姓名類謙者常
忤振振意以為謙嗾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
倍道赴闕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謙請乃復命巡撫

十三年春二月修大興隆寺寺初名慶壽在禁城西金章宗建太監王振言其敝命役軍民修之費巨萬壯麗甲于京都上臨幸焉

十四年秋七月爾斡額森大舉入寇王振挾帝親征八月師潰于土木帝北狩護衛將軍樊忠者從帝旁以所持棰捶死振曰吾為天下誅此賊遂突圍殺數十人死之報至廷臣請族誅振振所親馬順及王毛二侍一時被擊死都御史陳鎰奉郕王令旨籍其家并振從子山

鬻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家當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百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金銀六十餘庫幣帛珠寶無筭

天順元年五月英宗復辟思振諱為忠所殺詔復振官刻木為振形招魂葬之祀智化寺賜額曰旌忠

谷應泰曰宣皇晏駕新主幼冲王振以青宮舊侍儼然自負顧命其時三楊猶在位也太后賢明有漢馬氏宋高后風當其責振掖庭呼刃加頸三楊

能叩首力爭遠竄裔土勢如摧枯非直瑾城狐外
庭口舌比也乃競庇卿曲爭辨朝堂振陽持平允
之名陰得中宮之喜然後知三楊之瑕振固已窺
之早矣匡衡入相不制弘恭胡廣三公難除甫節
心熏禄位志怵禍機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
知而小人遂得乘其隙也太后升遐東楊謝世二
楊衰老後進孤危以諸賢垂暮之氣當奸人新發
之鋒李時勉祭酒也頭囊三木劉中敷上卿也荷

校九門石璟帝婿也待繫請室薛瑄廷尉也論斬禁獄而侍中劉球竟為振黨竊殺蒲埋犴狴歸葬血裙悲夫侍中戰死僅反污衣吕祉魂歸惟持括帛雖范滂不祭臯陶絳侯見溺死灰未有若斯之慘者也英宗初立年僅九齡至張后崩時年已十六質果英敏亦當知上官之詐矣何至呼為先生使振周公自待大宴不預懼振慚憤乃開東華中門令振出入以悦之此何異哀寵董賢願讓天下

㑹呼阿父遂作門生者歟夫宵人搆禍自古多有
然或驪龍乘睡盜竊寵靈以故武愛韓嫣旋爲賜
死文信新垣亦隨誅滅小人敗露固有時也亦或
受制家奴危同履虎晉簡文風神憔悴唐文宗泣
下沾袍猶曰勢已去矣云如之何未有姦形屢敗
酷政亟聞外戚入暴其非親藩共聞其狀振又勢
若孤雛根非磐據而白金綺幣頒賜寵褒擅殺剬
威槩置不問土木之變六軍敗績九廟震驚青城

覆轍躬自蹈馬馬嵬播越應思林甫之姦回紇稱戈當悟元載之罪而乃復辟以來常懷聖慮九原可作發嘆拊髀三徑猶存空悲虛宅招魂榆塞雕木浮圖為振復雠貽譏後世何其謬哉考直瑾忠賢皆蒙主眷而歿後追思惟振一人天祐人國假手額森樊忠殺振而後戰沒功何偉也嚮令英宗不陷賊中瑺不授首天假之年而滋其毒明社之屋寧俟今矣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謄録監生 臣 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至三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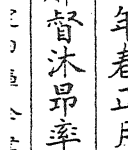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麓川之役

英宗正統二年冬十月雲南麓川宣慰司思任叛侵南甸州洪武中麓川思倫發內附授麓川宣慰按思倫所居本麓川地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在元為平緬宣慰司思倫不言麓川益已據緬為已有洪武中大兵

下雲南改平緬為麓川平緬軍民宣慰司麓川之名始見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更立宣慰司不相混一未幾思倫叛黔國公沐英討平之其後失官改孟養宣慰使以刁氏代之正統初宣慰使刁賓玉弱不能輯諸夷思倫發次子思任者狡獪踰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朝廷稍優容之會緬甸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復父所失故地於是擁衆叛於麓川先是侵孟定灣甸大殺掠雲南總兵黔國公沐晟以聞至是復侵南甸州土官刁



貢罕地命沐晟遣官賫金牌信符諭還所侵地思任不
奉詔
三年冬十二月思任侵掠騰衝南甸畧取孟養地刁賓
玉奔永昌死無嗣思任居騰衝據潞江仍自稱曰法法
滇王號也中國遂訛為思任發云事聞上遣刑部主事
楊寧往諭之不服
四年春正月命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
都督沐昂率師討思任發太監吳誠曹吉祥監軍兵至

金齒思任發遣其將緬簡斷江立柵而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賓玉嘗遣詣晟晟兒畜之至是晟遣指揮車琳等諭之降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刑部主事楊寧曰不可兵未加稱降此詐也懼有後悔晟不從檄寧督餉金齒賊將緬簡數挑戰政怒造舟六十艘欲渡江晟不可政不勝憤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簡走之破賊柵賊奔景罕寨指揮唐清擊敗之指揮高遠等又追敗之高黎共山下共斬三千餘級乘勝深入逼思

任上江上江賊重地也遠攻疲甚求援於晟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久之以少兵往至夾象石不進政渡江追至空泥知晟不力援已賊伏兵四起出象陣衝擊乃遣其子瑛還曰若急歸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軍殲焉晟聞敗適春暮瘴癘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至楚雄上遣使者責狀仍以四萬五千人助之晟懼罪暴卒思任發犯景東孟定殺大侯知州刀奉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達等長官司五月以沐昂為左都督征

南將軍右都督吳亮為副將軍馬翔張榮為左右叅將進討思任發昂上潞江之捷陞賞有差

五年春二月沐昂討麓川軍抵隴把去賊巢甚近右叅將都督僉事張榮先令都指揮盧鉞擊賊大敗榮棄符驗軍器遁昂等不能救師還勑責沐昂等留昂鎮守右都督吳亮左叅將馬翔俱逮下理　秋七月思任發屯孟羅大掠據者章硬寨沐昂率都指揮方瑛栁英等進克之賊宵遁威遠川土知州刁益罕戰威江亦敗之已

而思任發遣流目陶孟忙怕等入貢禮部議減其饗賚上曰彼來雖緩我師而朕不逆詐遂賚而不宴賜勑諭之

六年春正月命定西伯蔣貴為征蠻將軍總兵討麓川思任發以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侍郎徐晞督軍餉初雲南總兵沐晟等議麓川險遠攻之非十二萬人不可宜徵兵湖廣川貴各委善戰指揮分三道灣甸芒布騰衝刻期並進上下廷議英國

公張輔等言分兵勢孤彼或扼險邀我非萬全計宜擇
大臣往雲南專征會思任發遣使謝刑部侍郎何文淵
上言麓川之在南陲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
萬餘宜寛其天討官軍于金齒且耕且守舜德格苗不
勞征伐而稽首來王矣大學士楊士奇主其說張輔謂
思任發世職六十餘年屢抗王師釋此不誅恐木邦車
里八百緬甸等覘視窺覬示弱小夷非策上從之遂命
貴驥先赴雲南復以副總兵李安參將宮聚領川貴兵

副總兵劉聚叅將冉保領南京湖廣兵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驥薦太僕寺少卿李蕡郎中侯璡楊寧主事蔣琳等為叅謀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侍讀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偏隅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脫歡也先併吞諸部侵擾邊境議者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益王振專政欲示威荒服也　十一月定西伯蔣貴兵部尚書王驥等討麓川大

破之思任發遁去先是思任發率衆三萬至大侯州欲攻景東威遠兵部郎中侯璡都指揮馬讓盧鉞擊之驥等遂進至金齒鎮康守陶孟刁門俸乞降令右參將冉保以五千人入據之因其衆破昔刺寨移攻孟通王驥誓師分三道進取參將冉保自緬甸趨孟定會木邦車里之師驥同蔣貴中路至騰衝内官曹吉祥副總兵劉聚等自下江夾象石合攻徑抵上江上江者賊砦所在也攻二日不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大破之拔上

江寨賊千餘猶迎戰官軍奮長戈蹴之賊將刁放戞父子俱殁刁招漢闔家自焚生擒刁門項先後斬五萬級上江平賊散走大兵由夾象石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至騰衝留副總兵李安戍之王驥等取道南甸至羅卜思庄令指揮江洪等以八千人抵木籠山思任發乗險以二萬人列七營相救副總兵劉聚叅將宫聚分攻之不下驥貴同奉御監蕭保自中路進左右夾攻敗之斬數百餘級乗勝至馬鞍山破其象陣死者十餘萬麓川大

震十二月王驥等直擣巢穴山周三十里深塹廣其東南依江壁立以三千人探之賊象陣伏泥溝突起敗之賊又自永毛摩尼寨至馬鞍山伺我後令都指揮方瑛以六千人攻拔之瑛方政子也而右參將冉保從東路合木邦車里大侯之兵先後斬三千三百九十餘級于是進攻麓川積薪焚其柵思任發挈妻子間道渡江走緬甸焚溺數萬驥等班師叙平麓川功進封蔣貴定西侯王驥靖遠伯以郎中侯璡楊寧為侍郎餘陞賞有

差

七年冬十月復命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征麓川緬甸先是思任發既敗走緬大軍還復出為寇上謂驥曰卿為朕再行遂起兵如前復命驥等往討之

八年春二月定西侯蔣貴靖遠伯王驥軍至金齒遣諭緬甸送思任發軍前緬人佯諾不遣驥曰緬甸黨賊不可不討也乃至騰衝分為五營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道並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蠻江滸覘我軍容

驥責以忠義賜牛酒遂感悦初爲緬人擁衆大至將貴率兵蔽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思任發復遁去俘其妻子班師將貴起自行伍屢立顯功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征衣糧器械不役一人臨陣身先士卒敵皆披靡必手擊殺數十人不知書然貴爲大將拱手聽人指揮無傲色故所向成功

九年春二月王驥合木邦等諸部進兵緬甸累捷緬人用大金縷船載思任發至江上覘我復匿之欲以麓川

孟養戛里子緬甸始獻思任發詭以思任子思機發致仇為解驥等乃縱兵擣思機發寨俘其妻子及從賊九十餘人象十一事聞上詔驥還京然思機發尚竊據孟養負固不服

十年冬十二月雲南千户王政奉勑幣諭緬甸宣慰卜剌浪馬哈省索思任發未即遣適晝晦二日術者曰天兵至矣卜剌浪馬哈省懼以思任發及妻孥部屬三十二人付政思任發不食垂死政遂斬首函獻京師

十三年春三月初思機發復據孟養地為亂屢諭不從
復命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都督宫聚為總兵張軏田
禮為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為左右叅將率南京雲南
湖廣四川貴州土漢軍十三萬討之以孟養舊宣慰刁
孟賓為嚮道又勑木邦緬甸南甸千崖隴川宣慰使刁
藍發等各輸兵餉命户部右侍郎焦宏督餉雲南十月
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梁以渡攻破之乘
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

之斬獲無算貴州都指揮使洛宣九谿衛指揮使瞿亨皆戰死思機竟失所在或謂死于亂兵也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部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驥還兵部落復擁思任子思祿為亂攻銀起莽敗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度賊不可滅乃與思祿約許以土目得部勒諸蠻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賜鐵劵子孫世襲伯爵
谷應泰曰麓川地接平緬雖彈丸黑子然固皇輿
以內地也洪武初思氏失官刁氏逐思據有平緬
至正統時刁又衰弱思氏復振賔王走死思任坐
大且爭衡上國矣蠻獠自相攻殺趙奢所謂兩鼠
鬬穴天子不必問也天使亟行誚讓數四而尉佗
箕踞初無降意子陽不省乃更治兵倔強如是而
討逆之旗不見於金齒問罪之旅不戰於昆池尚

謂國有人乎且宣帝即位已棄交趾新君踐祚又
縻麓川雲貴二廣土彝環彊動以百計溪蠻苗峒
列處内地耕牧成羣麓川不逞既有徵矣異類襲
是跡而動誅戮子弟憂患長老甚者屠掠郡國并
呑諸部再復數年蒟醬不見于番禺邛杖不來于
大夏使斷牂牁之北地盡越巂之東矣爾時而欲
用兵敗固不測勝亦大創且高帝定雲南思氏竊
發沐英以三萬騎破其三十萬衆思然後俯首歸

命既而刁氏又叛沐春疾驅力戰擒斬諸刁納其
故主其諭傅友德曰雲南雖平尚煩區置翠靄諸
地不盡服從雖有雲南亦難守也葢小懲大戒柔
遠之良規一勞永逸王師之勝算故殷興夏緒心
克鬼方蜀出中原先渡瀘水控遠與綏邇不同功
討貳與貪功不同道也西楊主議舜德格苗劉球
上書不稱荒服或以朝多濁亂内憂羣小北敵陸
梁外憂方大文子不願楚敗山濤方懼吳亡大臣

之用心固如是耶若乃長駕遠馭則亦公孫弘之罷朔方淮南安之諫閩越者也蔣貴王驥初下麓川三路分進斬首三千思任竄緬僅以身遁再攻平緬五營並進焚其援舟思任父子又竄孟養然而緬人內懼傳首京師勒石金沙誓臣石爛此亦勲著燕然功高銅柱豈僅唐蒙夜郎相如邛笮者乎然史稱其起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胃躐五等橫被晃玉嗟乎陳湯貪黷曾翰凶殘武臣之故態

而屯守之説不行飛輓之繁不給此則其智遜金

城而功比貳師者已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平浙閩盜

英宗正統七年十二月麗水盜陳善恭慶元盜葉宗留合衆盜福建寶峯場銀冶命浙江福建有司捕治之

十二年春二月葉宗留聚衆盜掘少陽坑數月計所獲甚微棄去九月率衆之雲山遍掘諸坑場無所得還慶

元居數日往政和掘少亭坑亦不給用謂其徒曰以吾之衆即索金于市易耳何至自疲山谷間常苦不給也衆從之時已數百人遂掠政和縣及村落還慶元號召得千餘人遣召龍泉良葛山人葉七為教師訓練武藝由浦城刼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掠建寧官民皆逃匿分衆截車盤嶺鉛山㣲恐行旅斷絶

十三年夏四月福建沙縣鄧茂七反自稱閩王命都督劉聚為總兵陳榮為副總兵陳詔劉得新為左右叅將

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茂七江西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衆所推殺人亡命入閩至寧化縣依豪民陳正景易名茂七聚衆集會常數百人遠近商販至皆依之漸恣橫頤指殺人先是御史栁華按閩檄各郡縣令村落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為什伍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為長嘗佃人田例輸粟主家餽少物茂七令毋餽而田主自往受粟田主訟之不受縛乃下巡檢追躡之因殺弓兵數人聞于上官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畧

盡懼討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游兵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萬餘人自稱閩王與正景率黨刼上杭還攻汀州為推官王得仁所敗三戰正景被擒送京師斬之獨茂七黨盛不可制至是率其黨據杉關刼商旅遂攻光澤縣大掠順流下邵武官民悉逃匿至順昌據之賊去邵武官民始復入城順昌官民亦入保邵武時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萬計賄王振得為左布政使抵任將責償焉小民苦為所廹于是

尤溪爐主蔣福成號集居民貧人無賴者悉歸之旬日有衆萬餘遂襲尤溪據之與茂七聲相聞將刼沙縣及延平延平上其事御史丁宣偕藩臬諸使至延平遣同知鄧洪等帥兵二千往沙縣勦之福成遂與茂七合官軍殲焉丁宣乃遣使招諭令解散得免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吾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南下八閩誰敢窺焉殺賫書使者據貢川及玉臺館締置里圖甲役遂據沙縣勢益猖獗御史張海始至延平遣都指

揮張某率兵四千往勦之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溢賊僅二十餘人伏左右村店中俟兵過且盡都指揮後殿至賊伏猝起舉排柵塞道前驅不可返從兵不數十人賊遂搏都指揮并其從兵皆殪之前驅兵覺還禦之無及賊登山擁衆喊聲官軍大潰茂七進攻延平張海登城諭之有緋衣賊曰我曹苦富民魚肉有司不我直耳如朝廷宥我且立散乞免徭三年都指揮范真等戰于城外衆潰真與指揮彭璽等俱死御史上其事請兵討

賊上乃召都御史張楷至面諭以閩賊猖獗狀令楷都督劉聚陳榮等往討之　九月張楷等師至南畿分遣劉得新率兵由江西道建昌會邵武楷率兵由浙入閩

十一月指揮戴禮擊葉宗留斬之禮與都督陳榮亦戰死初張楷奉命討鄧茂七至廣信以葉宗留道梗留不敢進福建遣使促楷師浙江藩臬諸司請楷便宜移兵擊宗留江西御史韓雍亦言宗留近在咫尺門庭之寇皆國家事豈可畫疆而討耶楷不知所從指揮戴禮

願往勦之楷乃命率兵五百往都督陳榮謂楷曰受朝命討賊令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寇逗留不進乃遣一步將往朝廷知之何所逃罪耶楷然之遣榮以二千人率禮等往禮先驅與賊遇于黄栢鋪麾兵擊之死傷相半宗留衣緋率衆前中流矢死官兵不知為宗留也賊退奔入山復擁葉希八為渠魁刼車盤嶺捲衆駐十三都欲回浦城會陳榮兵亦至併戴禮軍搜山至五山十二都中伏榮禮皆死葉希八焚浦城還龍

泉衆數萬人屯雲和麗水陶得二陳鑑胡俱率衆從之
楷聞報方益兵進而劉得新已率江西兵敗茂七于建
陽道始通楷遂間道入閩會劉得新等取道走建寧
十二月守備處州監察御史朱瑛計擒賊黨周明松等
尸于市時葉宗留黨周明松等四出剽掠金華武義崇
安鉛山諸縣朝廷慮其與閩冦合命瑛及中官分守要
地瑛榜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
數人械于慶元諜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刼明

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為動立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逡廵遁去　鄧茂七遣别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州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　以建寧知府張瑛為福建右叅政鄧茂七以二千餘人攻建寧瑛率建安典史鄭烈鄉兵吳保等合都指揮徐信分道乘霧襲斬五百餘拔其寨故有是命

十四年春正月上以閩師久無成功命寧陽侯陳懋為

征南將軍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為左右副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為左右叅將尚書金濂總督軍務太監曹吉祥王瑾監軍御史張海丁宣紀功率京營及江西浙江諸處大軍討之未至茂七等攻延平久餘賊至太平驛副使邵宏譽等率兵與賊戰射死百餘人軍士亡者倍之以捷聞初賊于近城五里許斷橋為守道阻不通劉得新既敗賊張楷乃遣使諭之降其黨黃琴等三十餘人令復業禁諸民不許復私讎建陽路既通沙縣賊

首張毿孫至延平降又引從賊羅汝先等詣楷願殺賊贖罪且云賊敗後皆據險自衛必欲取之吾為公說令攻城公悉大軍擊之吾為内應可覆也許之賊首劉宗羅海郎七等俱茂七偽將掠財聚陳山寨黄琴等計擒之詣軍門械送京師楷遂益兵趨延平遇賊攻城擊殺千餘人賊衆稍却茂七等復移兵寇建寧㕘政張瑛與賊戰死之于是楷等還建寧賊遂退保陳山　二月賊復下山攻延平益張毿孫羅汝先誘之出也楷以浙江

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洋江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城挑之賊乘浮橋竟進伏起礮作合擊大破之官軍乘勝進殺擒數十人茂七中流矢死乃斬其首函之馳露布以捷聞而寧陽侯陳懋等大兵亦繼至楷等至順昌諸處慰撫居民餘賊復擁茂七兄子鄧伯孫聚後洋或散走各分據山砦平江伯陳豫等分道捕之賊據九龍山楷遣兵二千出山後戒之曰明日賊必空寨攻我若疾入其寨據之比旦賊視營兵

少果至溪上無筏而還山後兵已據其寨驚潰　三月指揮王鉞捕賊于高陽里獲女賊廖氏偽號女將軍廖氏麗寧人被掠至鄧伯孫所妖淫善幻尤驍捷兵敗歸母家獲之諸將各先後捕獲從賊首數多俱檻送邵武大軍至邵武皆斬之璽書至褒諭諸將以降賊黄琴為主簿羅汝先為縣丞賞其誘賊功也餘候班師論功令陳懋等留勦閩賊未盡者張楷還師討處州賊懋等乃立賞格能自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賊將張留孫者驍

勇善戰茂七起事多倚之茂七死仍從鄧伯孫千户龔遂榮僞貽留孫書若素有約者佯使諜誤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砦執伯孫送京師斬之左都督劉聚兵至南平順昌甌寧擒餘黨六十三人斬首無算諸將先後擒斬招撫畧盡八閩悉平懋等乃班師　張楷劉聚等還師討處州寇先是葉希八等據雲和山中數月謂其黨曰山中出掠不便不若由朱湖盡

掠府城乃結寨駐鮑村取貨于義烏掠人于松楊官軍雖衆不能越馮公嶺廹我矣衆從之遂掠處州守臣遣使從温台告急于杭州御史命都指揮沈鱗叅議耿定僉事王定帥兵四千至處州擊之諸守臣復遣使詣省告急御史盛琦黄英先後以聞朝廷命都指揮徐恭為總兵孫鏜陶瑾為左右叅將工部尚書石璞督諸軍討之會沈鱗耿定王晸率千户楊清等擊賊麗水敗没徐恭帥兵二千馳至處州亦守城不敢出賊攻處州聲言

取金華時楷等兵尚未至　葉希八分犯江西廣信境
永豐知縣鄧顒死之時賊侵上饒顒奉張楷檄禦却之
賊大至或勸其走不聽遂被執不屈罵賊死　陳鑑胡
破松陽龍泉屯金山岩分刼青田武義義烏東陽自號
太平國王改泰定元年麗水縣丞丁寧以老人王世昌
等入賊巢諭鑑胡鑑胡降之進寧處州府同知世昌等授廵
檢鑑胡至京錮錦衣獄有詔鑑胡擬死免其妻子民兵
張祐王應糸王金禮等亦殺賊千餘人獲皮甲八百上

俱授巡檢責尚書石璞總兵徐恭玩冦　五月張楷入浙至衢州僉事陶成往迎之陳危急狀時處州城中乏食諸將登陴而泣楷分兵水陸並進至蘭溪御史黄英林廷舉來會請速進兵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數百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鎗乃兼程進至處州界知府陸鍾等來迎至銅山寺駐師賊陽遣人求撫實覘之耳遂給榜示付之去時官兵陣于平地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賊攻中軍楷等令回趨馬軍射

之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死者又二百人持鎗者多為竹笆所制葢鎗入竹隙急不得出悉被擒獲賊敗潰斬首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 初賊勢甚迫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隷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詞懇惻賊黨環動悚聽多率其黨降惟陶得二殺使者引餘黨入山中至是千户沈俊謂其部下多麗水鮑村人父子兄弟陷賊中者衆有何受等三人自言于陣前見其親屬今欲招撫請以此三人往可得也楷從之令齎

榜入山反覆譬曉詞亦過狗楷至以老母百口與誓陶
得二乃先出見楷優賞加賚令歸山中同賊首葉希八
楊希陶秉倫率其黨十餘人來見楷納其降給帖令復
業始知前黃栢鋪緋衣中流矢死者即葉宗留也明日
受等三人又招得賊首余海四陳川十余卞等三百餘
家出降亦許令復業　六月上下璽書諭張楷相機勦
撫之宜楷等奏報賊前後聽招撫復業者九千餘家男
婦二萬餘人疏旣上賊首陶得二等回山復疑懼擁衆

如故欲以書招楷入楷亦復書諭之
景帝景泰元年五月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進攻武義武義無城郭副使陶成力禦之賊銳甚麾下勸稍卻以避其鋒成不可帥兵更進戰自辰至申俄而城中火起兵潰成策馬突陣死之成有威惠慶捍海寇有功至是死民思之不置未幾復得璽書諭楷等將已降賊令所司撫處廣布恩信戒官吏勿相激擾不聽撫者調兵勦滅楷復遣郡邑丞倅等官賫入山再

招之陶得二等始聽招盡焚其砦出降餘黨因陶得二降悉解散復業所司隨在撫諭之楷等乃班師露布以聞楷還京會帝北狩舊經事大臣多陷没廷議楷無功追論下于理議上以寇平功贖罪得放歸

二年秋七月鎮守浙江福建侍郎孫原貞以處州盜平奏析麗水青田二縣置雲和宣平景寧三縣福建置永安壽寧二縣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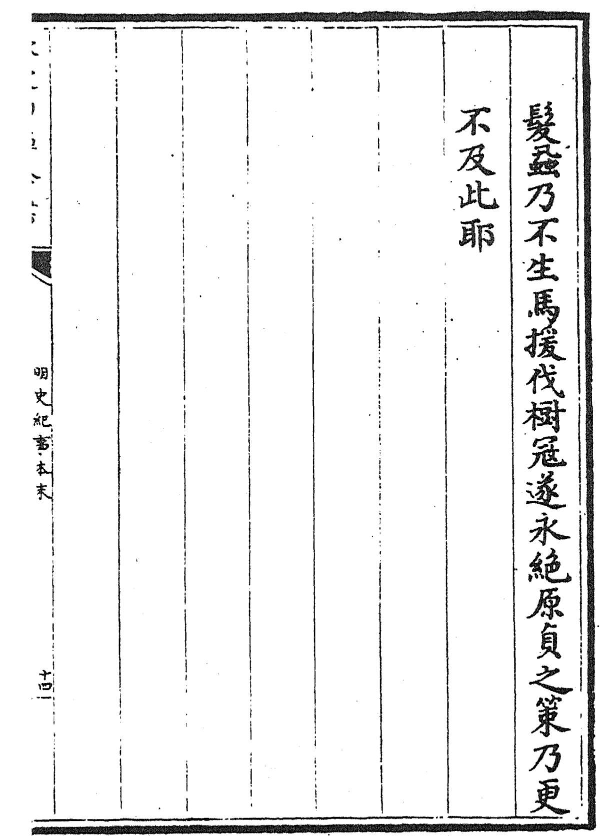
谷應泰曰浙東入閩道險而狹迤邐千里山勢峻

嶫灌木蓊翳糾紛盤互不逞之徒往往跳穴其間內可以聚糗糧下可以伏弓弩急可以遠遁走緩可以縱剽掠以故浙閩多寇盜好作亂長吏不敢問將兵者難撲滅地險然也又況括蒼諸坑頗產貢金椎埋嗜利者因緣爲奸趨之如騖聚衆益多以故慶元葉宗留以千餘人攻政和此亂之始也然其由浦城刼建陽則自浙犯閩攻上饒破永豐則自浙犯江西而葉希八又焚浦城屯雲和麗水則

自閩還犯浙矣其時閩地鄧茂七反寧化蔣福成反尤溪莫不據地稱王摧鋒陷敵擁衆萬餘轉戰數郡比之于浙為尤劇焉昔武帝之時東甌閩越治兵相攻遼濶阻深尚煩漢救而使其合兵連横侵暴吏民咸陽雖遠可付之度外耶于是中丞張楷御命督師劉聚陳榮分兵進討既而榮既敗沒賊又滋蔓宗留雖死明松復來希八未亡鑑胡更作何異淮裔煽亂徐戎並興甲午祠兵魯師欲潰

乃始一侯二伯授鉞南征六將兩璫協謀東伐猶之赤眉敗禹更命馮異盧循摧毅還仗宋公雖望桑榆之收亦苦潢池之酷矣所幸者閩寇自閩浙寇自浙地雖旁掠勢不交通取虞取虢此成擒耳假令浙寇北下婺州東收廣信閩寇南驅光澤西薄建昌聯師有犄角之形事成有中分之約則八閩既困江浙亦揺而更待朱瑛横格鉛山中官分守要地不已晚乎雖其後福成茂七先後並殲希

以鑑胡同歸款附東陵渠帥次第盡矣而獨祭政
宋彰者輸賂王振責償閭閻民苦誅求盜所自起
五年之間村落為墟赤羽徵兵青芻轉餉土木之
妖先萌內地奸閹柄政禍如是乎至于陶得二屢
叛而貸死張楷捷奏而下獄蓋二以楷庇獲全楷
以振黨受過刑賞失中亦云忒矣若夫孫原貞條
奏浙增雲宣三邑闕置永壽二縣犬牙相錯馭險
之規也但磴道素多槎枒羣盜易于伏莽黃門雍



髮蟲乃不生馬援伐樹冠遂永絕原負之策乃更

不及此耶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一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土木之變

癸亥正統八年夏四月烏喇太師順寧王托歡死子額森嗣自托歡殺烏嚕岱併吞諸部勢浸強盛至額森益橫屢犯塞北邊境自此多事

十二年春正月巡撫宣大僉都御史羅亨信上言烏喇

額森專候釁端圖入寇宜預于直北要害增置城衛土城備之不然恐貽大患奏聞兵部尚書鄺埜畏王振不敢主議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州七縣之民三丁籍一兵又有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畝起科亨信奏言烏喇方驕邊民疲甚兼以邊地磽薄若如所言是絶衣食而逼其竄也且當今事勢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茍絶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詔從之

十四年春二月額森遣使二千餘人進馬詐稱三千人

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使回報遂失和好先是額森遣人入貢通事輩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額森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至是貢馬曰此聘禮也荅詔無許姻意額森益媿忿謀寇大同　夏六月丙辰夜雷電大震風雨驟作謹身殿火起延奉天華葢二殿奉天諸門皆燬自王振擅權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狠恣愈甚且諱言天變時浙江紹興山移于平地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遍生奏入不省陝西二處山崩壓没人家數十

户山移有聲數日不絶移三里不敢詳奏黄河改往東流于海淪没人家千餘户又振新宅起未踰時一火而盡南京宮殿火是夜大雨殿基上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天下　秋七月額森圖犯邊其勢甚張侍講徐珵語其友劉溥曰禍不逺矣亟命妻子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不欲作中國婦耶乃行八日額森大舉入寇兵鋒鋭甚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

之源等既行太監王振勸上親征命下二日即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保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征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羣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每旦于闕左門西面受羣臣謁見遂倚王振弁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駐營方一鼓衆軍訛相驚亂皆以為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人情洶洶聲息愈急隨駕

諸臣連上章留振怒甚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
僵屍滿路寇亦佯避誘師深入八月戊申朔至大同振
又欲進兵北行鄺埜請回鑾振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
埜乘馬蹀躞而前墜地幾殆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
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
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
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
也于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

雨大作王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没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勢決不可行振始有還意明日班師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荆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振蔚州人因欲邀駕幸其第既又恐損其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還至狼山追騎且及十三日庚申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敵于山兩翼邀阻夾攻殺掠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

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兩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敵衝十四日辛酉欲行敵已逼不敢動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甚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額森所據額森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時楊洪總兵在宣

府或勸洪急以兵衝敵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壬戌敵遣使持書來以和為言遂召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北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南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攻圍兵士爭先奔逸勢不能止鐵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砍大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被擁以去英國公張輔尚書鄺埜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

百人皆死從臣得脫者蕭惟禎楊善等數人軍士脫者
踰山墜谷連日飢餓僅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并衣甲
器械輜重盡爲額森所得太監喜寧降于額森盡以中
國虛實告之初師既敗上乃下馬盤膝面南坐惟喜寧
隨侍有一胡索衣甲不與欲加害其兄來曰此非凡人
舉動自别擁出雷家站見額森之弟薩克旺上問曰子
其額森乎其巴延特穆爾乎薩克旺乎大同王乎聞其
語大驚馳見額森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天子

乎額森乃召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二人見大驚曰是也額森喜曰我常告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果有此勝問衆何以為計其中一人名乃公大言曰天以仇賜我不如殺之巴延特穆爾大怒呼額森為那顏那顏者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摧其面曰去因力言兩軍交戰人馬必中刀箭或踐傷壓死今大明皇帝獨不踐壓中刀箭而問那顏問我等無驚恐怨怒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賞雖天有怒推而棄之地下而未嘗死之我等

何反天那顏若遣使告中國迎返天子那顏不有萬世好男子名乎衆皆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于是額森以上送巴延特穆爾營令護之時惟校尉袁彬侍命彬遣前使臣梁貴持手書示懐來守臣言被留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以是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知上所在是日皇太后遣使賚重寶文綺載以八騎皇后錢氏盡括

宮中物佐之詰額森營請還車駕不報

谷應泰曰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裔及其季也保境固圉毋生戎心是故馬邑之誘加罪王恢郅支之誅靳封延壽葢以勤兵遠畧輕開邊釁非細故也况乃撐犂之帳甫逼關門而黃屋之尊自為鎖鑰晉明帝深窺姑孰趙武靈突入咸陽誰實謀國而乃身試不測之淵輕入虎狼之穴哉若夫英宗踐阼王振擅權額森桀黠狡焉啓疆具時如羅亨

信之議備土城石亭之撥軍屯種則先事之防也
王直之伏闕懇留酈埜之堅請回鑾王佐之草間
跪伏則臨事之救也而王振威福自擅從來日久
銳意親征有進無退豈眞楚國聯師滅此朝食嫖
姚報漢無以家爲者乎乃從來嚬笑竊弄者必須
假禦侮以固主恩而勢焰炙手者易于倖邀功以
邀富貴此振之所以據鞍顧眄走死地如鶩耳至
于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十室之邑可以免難而英

宗是時勸駕之言易入斷鞅之議不行者毋亦文皇自征𠃓刺狃于易與而宣宗自將待邊又所親見者耶以故追戎濟上專目魯公北伐令支羣推小白然而天時人事則有異焉方其天變見于上地變見于下南宮荆棘北殿塵灰比于梅福之金鐵皆飛宗周之三川告亡此何景也至龍臺而一軍皆亂出居庸而連宵風雨薄大同而殭屍滿路比于苻堅之犬嘷宮門管子之鼙鼓皆濁此何兆

也建夫井源敗衂踵至朱冕全軍覆没而振始還
乇左次定議班師嗚呼晚矣湯陰之血酷于染衣
平陽之辱幾于執蓋徒使師武臣封尸俱死諸大
夫裳舍無從楚三戶之衆見懷王以何期鋭司徒
之妻嘆吾君之不免幸而共和行政叔武入守適
來那顏之怒不用乃公之謀則貨匪居秦壁還入
趙矣不然而皇太后遣賫重寶錢皇后盡括宫中
幣與地同盡人與幣俱往藏欽之禍復見于兹雪

窘冰天魂終漠北矣然予嘗論之寇準饒學術可以戰而真宗受盟王振少方畧不可以戰而英宗驟舉是則澶淵之會以重發而喪功土木之變又以輕爲而至敗耳彼王振倡謀喜寧反噬雖一死沙場一膏斧鑕而罪浮罄竹報不蔽辜宜乎靖康誅童貫而賈生之書必欲縛中行說而笞其背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二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浙江提學僉事谷應泰編

景帝登極守禦

英宗正統十四年秋八月上北狩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諭曰皇帝率六軍親征已令郕王臨百官然庶務久曠今特敕郕王總其事羣臣其悉啓王聽令辛未太后詔立皇長子見深為皇太子時年二歲命郕王輔之詔

天下曰邇者寇賊肆虐毒害生靈皇帝懼憂宗社不遑
寧處躬率六師問罪師徒不戒被留王庭神器不可無
主茲于皇庶子三人選賢與長立見深為皇太子正位
東宮仍命郕王為輔代總國政撫安萬姓布告天下咸
使聞知癸酉郕王臨午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
振啓章言振傾危宗社請滅族以安人心若不奉詔羣
臣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内使將闔門衆隨
擁入有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宜

遣都御史陳鎰時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捽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旁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馬順往時助振惡今日至此尚不知懼衆爭毆之或就脫順鞾捶擊躧踏立斃順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王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逾時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反接跪于廷衆唾罵之于是衆競喧嘩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百官既毆殺順益恟懼不自安王亦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

于謙直前攬王衣曰殿下止振罪首不籍無以泄衆憤且羣臣心為社稷耳無他王從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莅事馬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事起倉卒賴謙鎮定謙排衆翌王入袍袖為裂既出吏部尚書王直者篤老臣執謙手而歎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為　丙子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陳鎰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珍玩尚方不及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高者七八尺

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没官繡山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振暨山弟林等皆從駕死于兵太后命以于謙為兵部尚書　二十三日額森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上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上以賜巴延特穆爾及額森弟大通漢英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

久飢可令刈以入城又曰額森聲言歸我情偽難測且嚴為備從騎叩城下索犒軍資并内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復不應初額森來索賂郭登曰此給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刼營奪駕入城此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食令奮前執其弓刀因擁上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禄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寇覺驚擾而去時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大同將士咸感奮屢出奇挫

敵故以孤城得全　額森擁上道宣府總兵楊洪閉城
門不出事聞逮洪繫詔獄上出塞過猫兒莊九十海子
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額森營在焉上
始入額森營額森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
舞爲樂仍奉上居巴延特穆爾營去額森營十餘里巴
延特穆爾與其妻見上亦如額森禮額森屢欲謀害會
夜大雷雨震死額森所乘馬謀乃沮且加禮焉袁彬侍
左右頗知書性警敏又有呼爾音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

在北至是亦與彬同侍又有衛沙狐狸者亦隨上至漠北供薪水勞苦備至　二十九日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皇太子幼沖郕王宜早正大位以安國家時議者以時方多故人心危疑思得長君以彌禍亂于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再辭讓衆請遵太后命允之遂擇日行禮　九月戊寅朔上在迤北額森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還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幣二百疋賜額森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遥尊上爲太上皇詔赦天下改明年

為景泰元年　額森復遣使致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寇賊不道勢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遣隨征軍資器械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設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令工部齊集物料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師九門宜用都督孫鏜衛潁等給領兵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等分出巡視勿致

踈虞徙郭外居民于城内隨地安插毋爲冦掠通州壩上倉糧不可捐棄以資冦令在官者悉詣關支准爲月糧之數庶幾兩得帝嘉納之　以兵部郎中羅通給事中孫祥並爲副都御史分守居庸紫荆等關以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命侍講徐珵楊鼎檢討王詢等行監察御史事分鎮河南山東等處要地撫安軍民令各處招募民壯就令本地官司率領操練遇警調用　起楊洪石亨于獄詔命洪仍守宣府亨總京師兵馬亨有

威望方面鉅軀鬚垂至膝先協守萬全坐不救衆輿械

繫詔獄至是以于謙言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贖罪

十月額森以送上皇還京為名與可汗托克托布哈寇紫

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故達爾岱也土木之敗降

于額森盡以中國虛實告之為彼鄉道奉上皇入寇七

日至大同城下守臣郭登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

矣額森知有備不攻去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殺指揮

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赦交阯

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爲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爲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將安出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對興安鄙之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徐珵問計珵曰驗之星象歷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叱之令人扶出明日于謙上疏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也珵妄言當斬太監金英宣言于衆曰死則君臣同死有以遷

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乃出榜告諭固守之議始决謙聞寇迫關思各處芻粟數萬計恐爲敵資急遣使焚之然後奏聞或請姑待報謙曰寇在目前若少緩彼將據之適以齎盜糧耳獨不見宋季䖍囦事乎衆皆是之己卯額森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命石亨等軍于城北兵部尚書于謙督其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軍皆背城而陣以交阯舊將王通爲都督與御史楊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主將石亨欲盡閉九

門堅壁以避賊鋒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又先弱是愈張也乃率先士卒躬擐甲冑出營德勝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三軍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尚寶司丞夏瑄陳四策一謂冦多騎長于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之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一謂冦深入宜令死士夜襲其營設伏内地以待追者一謂冦旣舉國入犯邊無所禦宜分邊兵内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退有所歸宜以三隊為法前隊戰退令中隊

悉斬以殉不斬者同罪使士知畏法詔趣行之喜寧唆
額森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
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
朝上皇于土城廟額森巴延特穆爾擐甲持弓矢侍上
皇復等見上皇進書敕上皇視漢字書額森視番字敕
額森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來上皇諭
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寇益四出剽
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盧溝橋散掠下邑

攻城益急石亨折弓厲聲曰宰臣不出計莫能支矣大學士陳循等䟽請敕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又請旨募斬額森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偽作喜寧與太監興安書云約誘額森入寇欲乘其孤軍取之書爲額森邏卒所獲額森頗疑喜寧既而宣府遼東兵至軍大振時諸軍二十二萬列城下寇見大軍盛而嚴不敢輕犯以數騎來嘗譙設伏空屋遣騎誘之遂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石亨出安定門與其從子彪

持巨斧突入中堅所向披靡敵却而西亨追戰城西復
却而南彪率精兵千人誘寇至彰義門寇見彪兵少逼
之亨率衆來之寇敗走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
殺傷甚衆都督孫鏜禦寇西直門失利諸將不相援鏜
急叩門求入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言鏜小失利即開
門納鏜賊益張人心益危乃閉城趣鏜戰寇逼城鏜兵
走死地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
譟鎗砲佐鏜毛福壽高禮往援禮中流矢石亨兵亦至

乃引退于是額森知我有備氣稍沮于謙使諜諜知上皇移駕遠命石亨等夜舉火大砲擊其營死者萬人額森以上皇北遁托克托布哈聞之遂不敢入關亦遁額森出居庸關巴延特穆爾奉上皇出紫荆關諸將分兵躡其後石亨與從子彪復破寇于清風店孫鏜楊洪范廣逐寇至固安又捷奪回人口萬餘時寇騎散掠各郡不過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衛望之若萬衆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獲上皇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乘馬

踏雪而行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控呼爾音亦隨之既入寇營額森來見宰馬拔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托克托布哈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曰托克托布哈額森君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　協守大同都督郭登議率所部并糾集義勇從雁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戎馬南驅三關失險留連内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内廷京兵擊于内臣

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首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以賊退優詔褒答之時我師屢衂邊陲無完地大同兵士戰沒之餘城門晝閉人心土崩有愛登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登曰天若祚國必無他憂若敵勢莫遏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大同孤危登氣益壯弔死問傷親為痛恤晝夜籌慮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尋京師圍解登上疏言寇騎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

云黄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闕事雖未信備必先修乞推誠待下側席求賢明理克欲以成聖學親賢遠佞以收人望既又傳額森將復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戰又䟽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鋭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鬬勇兵法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淶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　命都指揮董寛率兵督河間

瀋陽等衛緝捕盜賊時降人安置畿內者衆時並起爲盜　十一月以寇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楊洪等班師還京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謙固辭不許有頌謙功者輒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但不城下盟何功也學士陳循疏言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曉暢軍事宜名還守宣府總兵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留之京師于謙曰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户邊備既虚萬一額森乘虚據宣

府爲巢穴京師能安枕乎兵科給事中葉盛亦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馬營獨石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寇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其如寢陵何其如郊社壇壝何其如四郊生靈荼毒何宜急令固守爲便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既而復召宣府總兵入衛京城人心益懼或欲遂棄宣府紛然就道都御史羅亨信不可仗劒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

必斬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危知有備不敢攻至是上從于謙薦盛言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上皇北至小黄河蘇武廟已延特穆爾妻阿達勒阿哈剌令侍女設帳迎駕宰羊遞杯進膳尋值聖節額森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呼爾音泰彬常宿御寢傍天寒甚每夜上皇令彬以兩脇溫足一日晨起謂音曰汝知予汝夜手壓我胸我俟汝醒乃下手因言光武

與子陵共臥事音頓首上皇夜出帳房仰觀天象指示
二人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上皇使呼爾音致意巴延
妻令勸巴延送還朝妻曰我婦人何能為然官人洗濯
我侍巾帨亦當進一言巴延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卣
來獻爾音時時設喻慰上皇勿憂惑成疾　時額森聲言
欲送上皇還衆遂多主和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為重
君為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賊計命尚書石璞鎮守
宣府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僉都

御史王竑城昌平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師軍務平江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羅通守山西

景帝景泰元年春正月上皇書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廷臣因奏請遣官使北賀節進冬衣上謂必能識太上皇帝者始可行羣臣懼謝罪事遂寢　大同總兵郭登敗寇于栲栳山寇入大同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有報云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回登召諸將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

全軍而還登曰我軍去城百里一思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即欲自全得予按劒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登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斬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進封定襄伯食禄千一百石與世券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登為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太同與賊相拒一

年大小數十戰未曾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夾地龍飛天網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時額森分調各部擾邊朱謙敗之于宣府杜忠敗之于偏頭關王翺敗之于遼東馬昂敗之于甘州脩城堡簡精銳各邊皆有備石亨佩大將軍印巡邊石彪楊俊亦間出中國勢遂振　閏正月叛人小

田兒伏誅小田兒為額森鄉導雜使中來瞯虛實于譙

授計侍郎王褘就大同道誅之　二月叛臣喜寧伏誅

寧懷二心教額森擾邊且不欲送上皇還上皇深惡之

寧又忌袁彬誘彬出營將殺之上皇急救之乃免彬與

上皇謀遣寧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磐與俱密書繫磐髀

間令至宣府與總兵等官計擒之既至宣府叅將楊俊

出與寧飲城下磐抱寧大呼俊縱兵遂縛寧送京誅之

額森聞寧誅與薩克旺等分道入犯　三月額森薩克

旺冦大同陽和大同王冦偏頭關達爾布哈王冦亂柴溝特魯布哈王冦大同八里店特魯平章冦天城托克托布哈王冦野狐嶺并萬全　夏四月甲戌戸部尚書金濂等議冦騎犯邊大軍失利遺有馬營獨石龍門鵰鶚等處芻糧宜令督儲侍郎劉璉提督軍務副都御史羅通及宣府總兵朱謙遊擊楊能會計徙運宣府從之

都督楊俊請大舉出塞大同宣府列營堅守為正兵獨石偏頭乘間設伏為竒兵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出塞逐

北而犁其王庭可以得志于謙曰報仇雪恥臣等職也顧興兵舉事係社稷安危即如俊所言萬一我軍出塞賊以偏師綴我而别遣部落間道來虛入寇是自撤藩籬非萬全計臣愚未見其可上從謙議　大同叅將許貴請遣使賫幣以款寇兵而徐爲討伐計于謙曰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寇騎已至關口通政王復少卿趙榮遣而不獲徽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啟我何似而可言和況額森不共戴天仇也理

固不可和萬一和而彼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
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法當
誅是時上任謙方專切責貴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額
森不得挾重相恫喝抱空名不義之質始謀歸太上矣
諜報額森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廹石亨
于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于謙策額
森大隊尚遠塞必張疑兵以脅我乃上方畧授石亨使
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仍遣延綏總

兵帥騎渡河于保德州設伏截殺從之已而賊果不至
于謙以畿輔諸州郡兵力單甚乃皆宿兵奏遣都指
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竑等分屯涿州真定保定易州諸
處而以右都督楊俊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　五月乙
巳巡撫山西都御史朱鑑奏額森分道入寇請令關隘
守將畫地救援寇犯河曲保徳岢嵐宜令偏頭關策應
犯寧武靜樂忻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
策應犯五臺繁峙崞縣宜令雁門關策應其石州寧鄉

宜令汾州守備分兵協守從之武清侯石亨奏寇騎六萬圍代州官軍出戰有斬獲又分營雁門關一路恐侵京師下廷臣議黃花鎮鞍口外衛西北邊境內護陵寢京師宜益兵守備從之仍令兵部稽在京軍馬數以聞寇騎犯宣府總兵都督朱謙等率兵力戰却之官軍陣亡者百四十人都督江福等兵應援不利殺傷百餘人

兵部言通事馬雲馬青先奉使迤北許頒叚細樂伎女又許與中國結婚皆出自指揮吳良致開邊釁請寘

諸法詔下錦衣衛鞫之　立京團營操法初太宗以北伐故宿重兵燕中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精鋭畧盡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然不相統一每遇調遣號令紛更兵將不相識于謙上言兵冗不練遇敵輒敗額四十餘萬非盡可用者徒費大家米于是即諸營選馬步驍悍者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各以都督領之五千人為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團操以備警急是為團營而以謙總督列侯石亨

楊洪栁溥為總兵太監曹吉祥劉永誠等監之餘步騎仍歸三大營曰老營自是兵將相識每出征即令原管都督領之故號令歸一洪亨皆老將宿猾而亨尤貪縱謙威令嚴密目視指屈口奏悉合機宜亨等雖為大帥進止賞罰一由謙相顧頫首而已　戮左都督楊俊俊楊洪子也恃勇桀驁不可馴先備獨石馬營等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八城皆不守旣而命為𠫭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輙調永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將

永寧城西門砌塞于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威福詔宥
不問俊又以私怨都指揮陶忠杖撻死父洪懼禍奏取
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
及懷來私仇捶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
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
市
阿爾拉遣使貢馬請和邊臣留之懷來以聞是時達
爾岱政事額森專之兵最多托克托布哈雖爲可汗兵少知
院阿爾拉兵又少君臣鼎立外親内忌其合兵南侵利多

歸額森而弊則均受及額森欲和耻屈意陰使阿爾拉等來言于是禮部會議請遣太常少卿許彬錦衣都指揮同知馬政譯來使情偽彬等言額森果欲議和罷兵且奉還上皇奏至帝問尚書學士陳循曰額森可和耶循曰遣而備之上曰然乃降璽書厚賜阿爾拉數額森挾詐義不可從即阿爾拉允欲和好待烏喇諸部落北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　六月吏部尚書王直等言額森遣使請上皇還京蓋上下神祇陰誘其衷使之悔悟

伏望皇上許其自新遣使臣前去審察誠偽如果至誠
特賜俯納奉迎上皇以歸不復事天臨民陛下但當盡
崇奉之禮庶天倫厚而天眷益隆上曰卿言甚當然此
大位非我所欲蓋天地祖宗宗室文武羣臣之所為也
自大兄蒙塵朕累遣內外官員賫金帛迎請額森挾詐
不肯聽若又使人往恐假以送駕為名羈留我使率衆
來犯京畿愈加蒼生之患卿等更加詳之勿遺後患
上皇駕至大同先是額森入寇聲言送還戰馬奉上皇南

歸是日至大同定襄伯郭登設計于城月門裏具朝服以候潛令人伏城上俟上皇入即下城閘板既及門寇覺之遂擁上皇退去　武清侯石亨言鴈門關一帶山口雖已築塞賊猶漫山徑過須斷其牢山可行之處京城四面宜築墩臺以便瞭望署都督僉事劉鑑言京師與懷來止隔一山請自懷來築烟墩直至京師土城遇事舉火以報從之　秋七月額森屢以和議不成復俾其知樞密院阿爾拉為書遣參政莊扎勒托歡等五人至京

師請和禮部議尚書胡濙等奏奉迎上皇帝不允次日
帝御文華殿召文武羣臣諭曰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
寇絶而卿等屢以為言何也吏部尚書王直對曰上皇
蒙塵理宜迎復乞必遣使勿使有他日悔帝不懌曰我
非貪此位而卿等强樹焉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
于謙從容曰大位已定孰敢他議荅使者冀以舒邊患
得為備耳帝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羣臣出文
華門太監興安傳呼曰孰堪使者有文天祥富弼乎衆

未答王直面赤厲聲曰是何言臣等惟皇上使誰敢匆行者安語塞入復時李實任禮科都給事中帝命與安傳旨欲遣之對曰實不才然朝廷多事安敢辭與安入復命遂以李實為禮部右侍郎充正使羅綺為大理寺少卿充副使馬顯授指揮使為通事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爾等見托克托布哈額森立言有體上遺書托克托布哈可汗曰我國家與可汗自祖宗來和好往來意甚厚往年奸臣減使臣賞遂失大義遮留朕兄今各邊

奏報可汗尚留塞上殺掠人民朕欲命將出師念彼此人民上天赤子可汗殺朕人朕亦殺可汗人與自殺何異朕不敢恃中國之大人民之衆輕于戰鬬恐逆天也近得阿爾拉使奏言已將各路軍馬約束回營是有畏天之意深合朕心特遣使齎書幣達可汗其益體朕意副天心復降璽書諭額森及阿爾拉遺可汗額森阿爾拉白金文綺時閣臣及府部諸臣承上意止言息兵講和不及迎復上皇意實等遂偕旺扎勒托歡行以十七日至額森

營地名實布圖爾既見額森讀璽書畢乃引見上皇上
皇居巴延特穆爾營所居氊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
一乘為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呼爾音侍實等見
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曰朕非為遊畋而出所以陷此
者王振也因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二三大臣
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等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
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實等乃私以所有糗餌
常服獻上皇曰此亦細故但與我圖大事額森欲歸我

卿歸報朝廷善圖之儻得歸願為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俱泣下實等因問上居此亦思舊所享錦衣玉食否又問何以寵王振至此致亡國上皇曰朕不能燭姦然振未敗時羣臣無肯言者今日皆歸罪于我日暮實等歸宿額森營酌酒相待額森已延貉裘胡帽其妻珠琲覆面亜肩盌酪盂肉更互彈琵琶吹笳兒按拍歌勸酒額森曰南朝我之世仇今天使皇帝入我國我不敢慢南朝若獲我肯留至今日乎又言皇上在此吾輩

無所用之每遣使南朝令來迎竟不至何也實等反覆譬曉欲奉迎上皇意額森曰南朝遣汝通問非奉迎也若歸亟遣大臣來實等遂辭歸上皇出三書授實其一上皇太后其一達於上其一諭羣臣巴延特穆爾約實速來成和好且指額森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姻者實不敢對實未至京會托克托布哈亦遣使廸爾瑪赫嘛請和右都御史楊善慨然請行人皆危善善曰上皇在沙漠此為臣者效命之秋也中書舍人趙榮亦請往乃遣善

榮及指揮王息千戶湯胥勣同廸爾瑪赫麻往道遇實實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敕書所無可權以集事也實既還朝具述額森情及上皇起居狀諸文武大臣合疏言李實出塞道中行北騎聞欲議和皆舉手加額及見額森殊喜言迎使夕來大駕朝發實又具道額森悔過宜迎復上曰額森詐楊善已去第以迎復意書敕付額森使還大臣言額森非詐也臣等詢李實詳矣彼使來和當遣使荅今請迎復乃不與偕是輕迎駕重講和也

不迎駕歸何以和為帝令再議李實言額森約臣迎駕毋出八月五日臣言須得旨不敢擅為期額森言期必不可失遂令渠長偕羅綺往大同調還擾邊人馬臣還過懷來宣府見軍民始敢出郊芻牧誠非空言伏望陛下俯從羣情脫有虞詐亦可塞之若過所期更欲使臣亦不敢往帝竟付迎復于敕書而已不遣使曰待楊善歸監察御史畢鑾復言羣臣之請切矣陛下必待善歸夫中國所恃者信義也不迎不義失詞非信就令彼詐

我備在也翰林邢讓亦以為言帝曰上皇朕兄豈有不迎彼情叵測正欲探之情誠而迎又何暮焉楊善旣出境額森使所善田民者為館伴來迎且有所探飲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留于此前者土木之役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為備故潰雖然彼幸而勝未見為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火砲藥弩射命中百步

之外洞人馬復穿七札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掕猱而皆已矣置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其人悉以語額森二十九日至額森營值其出獵八月初二日丁卯與額森相見額森問減馬價故善曰往時外使不過三十人今多至三千餘人即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豈得言薄額森曰然則奈何留我使予我帛時剪裂幅不足者善

曰帛有剪裂不足者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所進
馬有劣弱而貂皮㡚豈太師意耶至使臣所從人爲奸
盜他所或遇害中國留之何用額森又問市釜事善言
此小民市易朝廷豈知善因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
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干天怒反覆辨論數
千百言額森喜額森問上皇還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
定不得再易額森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
今日兄讓位于弟額森悅服平章旺克實問善欲迎復來

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以爾貪賄歸上皇今無所操而歸書之史册後世皆稱述額森然其言曰史中好為書也巴延特穆爾請留使臣遣使欲南朝更請上皇臨御額森曰曩令遣大臣來迎大臣至矣不可無信引善見上皇明日額森設宴餞上皇于其營善侍額森與妻妾以次起為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坐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額森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使臣又明日巴延特穆爾設宴餞

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癸酉上皇駕行額森與渠帥送車駕可半日許下馬解弓箭戰裾以進諸渠帥羅拜哭而去巴延特穆爾獨送上皇至野狐嶺進酒帳房旣畢屏人語呼爾音曰我額森順天意敬事皇帝一年矣皇帝此來爲天下也歸時還當作皇帝卽我主人有緩急我可得告愬衆皆道傍送駕進牛羊善口呼皇帝行矣巴延特穆爾再送駕出野狐嶺口上皇攬轡慰藉而與之别巴延特穆爾大哭歸仍命渠帥率五百騎送

至京師既别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上皇失色既至乃其平章旺克實岀獵得一獐馳使來獻受之乃去駕入闕丁丑上皇至宣府南城上遣太常少卿許彬奉迎工部尚書高穀給事中劉福等言奉迎上皇禮不宜薄禮部連日會議未定壬午上皇至宣府癸未千戸龔遂榮投書于高穀所穀袖入傳示文武大臣王直胡濙謂禮失而求諸野欲以上聞中止給事中葉盛程言于太上疏言諸大臣持一帖羣立午門傍聚觀議論藉藉乞宣問

之書言上皇之出以宗社故非遊獵也都人聞上皇且還無不喜躍迎復禮宜厚上亦當避位懇辭然後復位否則貽譏後世上詰諸大臣已而知書出穀所上曰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胡不告朕爲匿名書耶遂榮恐累穀乃發憤自白陳循王文見之恚甚請治其罪下錦衣衛獄然上不深罪也尋釋之己卯上皇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百官集會議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孰以

為來耶黠寇不索金帛必索土地耳衆素畏文相顧莫敢言給事中葉盛等造禮部問時胡濙已具儀注送内閣矣畧謂天寶之亂玄宗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尊玄宗為太上皇帝肅宗收復兩京迎還上皇至咸陽備法駕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著紫袍望樓上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肅宗兩泣索黃袍自為肅宗著之肅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下人心皆歸于汝使朕得保餘齡汝之孝也肅宗乃受今備法駕安定門外誠為太簡

帝曰虜墮狡寇計故簡其禮大凡入城朕知尊親遂備
法駕候安定門外庚辰上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
避位免羣臣迎丙戌百官迎上皇于安定門上皇自東
安門入上迎拜上皇荅拜各述授受意遜讓良久乃送
上皇至南宫羣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　命保定伯梁
瑤征苗寇以河間等降丁從征先是永樂間塞北部落
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蕃息強悍不可制
方額森入寇乘機騷動至是大發兵征兩廣湖貴苗寇

兵部尚書于謙奏遣之其有名號者厚賞犒隨軍有功

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往自是肘腋無他患

二年秋九月額森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上從言

官議詔絶之

三年夏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以兵科

都給事中葉盛爲山西右參政協贊軍務先是楊洪鎮

獨石馬營等八城已巳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

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

安授以方畧仍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帑金五千兩買牛犢簡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修器勞功恤孤諸費皆取之盛在獨石五年軍民賴之邊境得安時土木北狩浙閩三楚貴竹盜賊蠭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謙獨運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少不中程律即請旨切責不貸片紙行萬里電爠霆擊靡不惴惴効力毋敢飾

虛辭以抵者以故天下咸服謙而歸上能用人

谷應泰曰英宗北狩戰士兵甲死亡畧盡邊關守

隘望風奔潰搖足之間黃河以北非國家有矣幸

而遷都議格鍾簴不驚然而君父叩關臣子拒敵

彼出有名我負不義抓疑既生上下瓦解講使亟

行責問無已長安必不可守英宗必不能歸徒使

有貞之輩操星象而笑其後也嗟乎南遷不行然

後國存和議不行然後君存兩議俱息居國皆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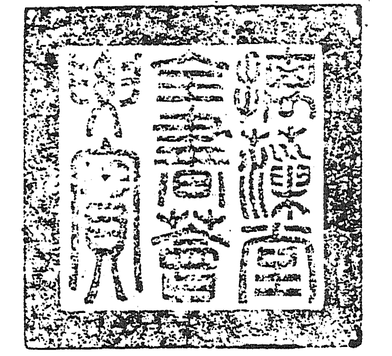
而少保之禍不得旋踵矣當夫北兵四合守禦單寒虎穴故君已置度外圍城新主亦危孤注身先矢石義激三軍家置環寺之薪人守州兵之哭傲如石亨怯如孫鏜懦如王通無不斬將搴旗緣城血戰追奔逐北所向披靡此一役也軍聲復振君臣固守陵闕磐石矣然而遣使入朝動請迎駕懸師剽掠輒托回鑾彼直我曲彼壯我老額森者方且挾此奇貨羈制中原以戰不敗以和可成輸幣

不還進而割地割地不歸誘之稱臣中原生靈自此無安枕矣而乃兄終弟及父子之情既割社稷為重君臣之義亦輕至則龍衣粮食敬輸橐饘之忱歸亦别院閑宫不過漢家之老然則挾天子者挾一匹夫耳激利之心懈而好義之心萌郭登之言決而楊善之説行英皇自此生入玉門矣昔太公置咼漢祖分羹徽欽被執宋高哀請一則新豐雞犬還老闕庭一則淚灑冰天終于輿櫬葢相如

碎璧而璧存買胡藏珠而珠去擁空名者視同虛器居必爭者勢難兩全也夫昭王沈漢穆滿難歸楚懷入秦項襄不反彼此得失危不間髮故漢高分羹之語乃孝子之變聲郭登有君之謝實忠臣之苦節英宗不感生還反疑予敵謙死東曹登貶南都忠臣義士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景帝外倚少保內信興安挍寇危城不動聲色當時朝右豈乏汪黃建炎踐祚亦有宗李相提而論景誠英

主而乃戀戀神器則又未聞乎大道者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張　捋